

辣椒與橄欖

朱應鵬題

欖 橄 與 椒 辣

行發部版出社四

月五年二十二國民

四社出版部啓事

本出版部爲時事新報，大陸報，大晚報，申時電訊社四社之聯合組織，經若干時期之籌備，刊物行將陸續與讀者相見，茲將出版旨趣，撮述梗概：

(一) 時事問題叢書

報紙本爲現代之歷史，等於世界之日記，固爲人羣所最要者。惟因世界事變之疊，每難得其綜合之觀念，故留心時事者之所需求，輒輒於報紙尋常效能範圍之外，本部爲適應此大需要起見，出版時事問題叢書，每逢重要事件，告一段落，即將新聞材料加以整理，以紀事本末或傳記體裁編輯成帙，隨時出版。

(二) 評論集

報紙爲輿論之代表，以視民意，以宣國情，其重要久爲識者所公認，時事新報，大陸報，大晚報久居中外輿論之重要地位，執筆者均爲一時俊彥，凡所論述，不惟爲政治之南針，抑亦文章之瑰範。可資研究政治者之參考，亦可作文學上之教材。

(三) 文藝作品

文藝爲報紙趣味之所寄，或藉此而發揮其思想，或藉此而抒寫其情感與印象，或藉此交換者所參與。惟蒐集每感不易。茲爲便利讀者起見，就報紙附刊，擇尤刊印成帙，以廣流傳，諒所同情焉。

本部之出版計劃，茲亦連類略舉如此：

(一) 每月規定出版五種左右。(二) 時事問題各種叢書，取其簡潔明瞭條理清晰，字數約在三萬字左右。(三) 印刷精美，裝演整齊，各種書籍形式排列均歸一律，合購若干種可成一集，置之案頭，亦復美觀。(四) 出版迅速，定價低廉。

四社出版部謹啓

時事新報 大陸報 申時電訊社 合組

辣椒與橄欖

目次

黃震遐

伙伴精神狂讚

郭建英

活躍着的青春
醜惡的極地

王慈

提倡辣椒救國

陳伊農

最聰明的軍隊

火雪明

不倒翁

橄欖

中國文字的妙用
願爲後盾

金如水

紹興師爺

驚蟄

別了維也納

張若谷

辣椒話(十六則)
關於婆漢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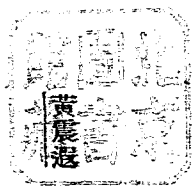
辣椒與橄欖

伙伴精神狂讚

隨時隨地，中國人都表露出伙伴精神的缺乏。

『伙伴』，單就這字義來講，就含有團結的意義，最低限總須有一致的行動，一致的趨向，牠之所以異於『朋友』或『同志』者，就因在一般所謂精神的結合以外，另須有一致的挺身而出的豪俠氣概之故。在智識階級的羣裏，朋友或同志，這當然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結識，但伙伴却必須富有熱情，光明，以及個人看得無足輕重的決心纔可。

伙伴，簡而言之，就是古代江湖的豪俠精神崇拜者，亦即澈底的事實表現者，歐洲的任何民族，雖然物質變化極快，這種高貴的精神却多少還保存着，而且不肯放棄！例如在歐洲大陸普遍的決鬥，英美式的用拳頭來解決一切，就是明證。在日本，也有武士



(5)

道的組織，看來看去，祇有在中國，尤其是目前中國的智識階級，這種精神是卑劣地缺乏着。

緣因，就是因為中國的智識階級，自從蘇秦張儀以來，一向就無不希求但憑三寸舌，一支禿筆以操縱天下之故。他們在未問世之前，都是伏在窗下，死讀着那些否認一切的個人主義的政論，一位位都是領導者，命裏注定了的『真命天子』，『大政治家（即搗亂份子）』，一旦問世以後、無論成功或失敗，自然無不覺得『祇有自己該活，別人都該死！』很好的一本外國政論家的著作到了這種人手裏，結果就變成『治國平天下』的公開的祕本，他們佔據了這祕本以操縱天下，指揮盲目的大衆大批地去死，而美其名爲革命，鬥爭，反抗，但他們自己，這些在野的大政治家，真命天子，却應該萬歲地活下去，這便是他們——中國士大夫智識階級的『同志組織』，中國之所以缺乏伙伴精神的致命的主因。這樣，把中國士大夫的面目介紹明白以後，我們就可以曉得爲什麼中國死也不會有『伙伴精神』之故，中國的『伙伴精神』自非從古以來就缺乏。水滸就是表現『伙伴精神』

最猛烈的一本文學作品，不過這些伙伴們却都是江湖的好漢，死也不會是士大夫而已。

歐洲與日本的伙伴組織，騎士，武士，因為全是統治貴族階級，所以纔會提倡到這種普遍的程度。而中國的伙伴組織，却漂泊於江湖曠野，甚致沒落到大世界的白相人的圈裏。中國的貴族階級，即士大夫讀書人，依然還是在在要研究『治國平天下』的政論，春秋，戰國，民國，上台以後打倒，打倒之後再上台！

自從南宋，明末以來，目前的中國已到了第三次危亡的關鍵，亂世出英雄，這正是蘇秦張儀們活動的大好機會，同時自然也是伙伴精神的行動表現時代！中國的伙伴是江湖的，大眾的，義勇軍的；簡而言之，也就是勞苦的犧牲的事實的。一切親身嘗過伙伴患難生活的人們自然會了解。我們要用事實來打倒這三寸舌和一支禿筆的操縱！

活躍着的青春

郭建英

上海女人的青春是活躍着，是創造着，上海的街頭如果喪失了女人的青春，那變成多麼寂寞和枯澀的地方啊。

細膩的膚色，纖弱的姿態，美麗的耳形——中國女子之美。
蠶飛路的傍晚，迷暗中的法國少女，熱和力。Circ 的衣服和色彩，柔和的感觸。

美國少女的感覺是亮快的，直線的感覺。沒有淚，沒有憂慮。消滅吧 *Santi-mentalism*！

火酒般的情熱，阿布生酒般的性慾，祇能發現於你的身上啊，俄國的少女。你們的慾火，燃燒了男子的肉體。

島國的狂風，顯亮的海線，錯雜在九州女子的心懷裏，她們的行動——粗野的魅力。

上海街頭的美是活躍着，不絕地創造着。一位中國新感覺派的作家曾對我說過：「上海的魅力是在街頭上。」
(上海街頭風景錄)

醜惡的極地

郭建英

布爾喬亞男子肥大的紅鼻頭，他們子弟們瘦弱而枯黃的臉色。西人高傲的神氣，他們頭腦的貧乏。

流浪者卑屈的眼波，你們會同 GYPSY 愉快的感情比較過嗎？

中國女子的鼻形，扁而闊的，沒有希望的遺物。

南京路上的夜景，低陋的趣味。——糞車的橫行——日本女人的腳，他們男

子的小鬚鬚，中國淺薄男子的不安定而狡猾的臉——男子與雪花膏，粉——江

北人的體臭——市街低級的色調——買報者之吶喊——民衆的疲乏。

灰色，上海的醜惡是灰色的醜惡。

（上海街頭風景錄）

提倡辣椒救國

王 慈

記得有一次跟着一位北方朋友上天津點心館裏去，坐定了以後，堂倌跑過來問道：

『老鄉！吃些什麼東西？』

『兩盤鍋貼兒！』那位北方朋友用純粹的北方口音說，

隨着鍋貼兒端來的，是一盆辣椒。

我看見那位北方朋友把鍋貼和着多量的辣椒津津有味地送進嘴裏去，觸起了我的好奇心，探險般的把一個鍋貼稍稍的醃上一點兒辣椒，送下肚去：祇覺得舌尖頓時麻木得失了知覺，喉間癢辣得怪難受：眼眶裏不由自主湧滿着淚水，這時，我大大的感覺到痛苦。

那位北方朋友看見了我這個樣子，大笑了起來，接着他告訴我，北方人的善吃辣椒

是出于天性：他們是抱着「飯菜可以不要，辣椒不能不吃」的主義的：他們對於辣椒已經是彷彿吸鴉片似的上了癮！還有北方人自小在母親懷裏，大哭的時候，倘使母親拿一隻辣茄子結小兒啼，很靈驗的可以立止大哭……

★ ★ ★ ★

現在的中國，彷彿是一個在大哭時的北方嬰孩，倘使要制止他討厭的哭聲，祇要更多的給辣茄子他咬。

中國的人們，等於我的那位北方朋友，不吃辣椒是不會興奮的！

最聰明的軍隊

陳伊農

朋友！切勿失望，以爲中國的軍隊，像你理想中的那樣不堪。事實上世界各國的軍隊，都沒有我國的聰明，你不想信嗎？請看下事爲證。

這段事實，有發生在袁世凱執政的時候，那時德國人在北京很驕傲的自命爲世界上最聰明的軍隊，日本人不甘示弱，也是自命不凡，他們兩下爭執不下的時候，忽然中國的袁世凱，也自況中國軍隊爲世界上最聰明的。他說出了這句話，就招來了各國不少的暗笑，好一個袁世凱，就請他們當場比賽個明白。

在北京的郊外，自命爲最聰明的三國軍隊，就開始比賽，由一位中立國指揮。命令一下，三國軍隊，同向前方向前進。忽然前途深淵，渡梁俱無，但是指揮官並不下停止前進的命令。德國的軍隊，毫不遲疑，躍入水中，游泳而過。日本軍隊，就立定在河邊，預備渡河的工作。至於中國的呢，並不預備渡河，就在岸邊「踏步走」，這種步伐，

在地位上固未移動絲毫，在形式上却並未停止前進。評判官便宣佈中國軍隊，獲了「最聰明」的錦標。

我毫不猶豫的敢說：現我們最聰明的軍隊，是在那裏仿效俄國軍隊之放棄莫斯科；學習法國軍隊退守巴黎的老故事。

不倒翁

火雪明

不倒翁這個玩意兒，凡是孩子都會白相。記得自家在搖籃裏時，所玩的是花紙糊成的泥塑老人，首級如猛虎，不像現在由科學發達而拿火棉鍊成的光潤明潔的賽璐珞。而且從外表看來，從前的模樣兒，却不及現代製造的那麼精緻。

這僅有上半身的小東西，凹凸和曲線，顏色和衣褶，形成了鏡花園裏小人國似的國民，但他沒有魂靈，沒有生命，沒有人所具有的一切活動的本能；所以比了歐洲最新發明的機器人，大有『相形見拙』的樣子。可是他卻也不會消費社會經濟，所以比了資本家坐擁財富，不能替社會生產而僅知苟安地生存這一點，他倒也無愧於人間。

若使明瞭不倒翁的構造，不僅限于遊戲，自得承認他所以顛之倒之，終能站穩脚跟的緣故，是爲了『重心』所致。

『打倒這老人』！一個孩子把不倒翁倒豎了起來，狠狠地擲在桌子上，一面在叫

喊。但是奇怪的老人，只身體搖動了幾下，又立定了。

孩子驚奇得很，不懂這原理，他跑來問我。我答：

『因為他頭輕腳重；你知道，一個陀螺底小脚是站不住的。』

可是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文官武官，一下子被摔落；一下子又被捧上台，頭顱削尖，只要有「大脚膀」的依靠：所以打倒軍閥土豪劣紳儼喊口號，但軍閥土豪劣紳依舊存在，而且儘有搖頭一變，重穩脚跟的事實。

清朝詩人韋藥軒，在傳經堂詩鈔裏，有一首詠不倒翁的詩道：

『罄折無心與俗謀，顛危幸免復何求？神全本不須蛇足，項短居然是虎頭。借面未妨儕儻，低眉差喜異俳優，世間豪傑誰推倒，位置高應百尺樓。』

這首詩，好像很可以介紹給大人先生們瞧瞧。

橄欖

火雪明

深夜空巷裏寂靜得沒有風聲，但一陣賣橄欖的聲音傳來，清脆而又婉轉：「要橄欖？買一個來饒一個……」漸漸遠去，縹緲涼夜的月明中，好像瞧見了一片青的水晶。在市街，販子肩着橄欖擔，一邊叫，一邊彳亍，你可以瞧見前面的擔上，有兩盞石油燈，光亮亮地映射着白磁盤裏的青葉。又因為燈牕的玻璃是綠的，把疊疊重重的果實的顏色，更添了一重新艷的翡翠的光澤，多麼可愛！

橄欖的滋味，帶着苦澁，漸咀才漸得芳馥。王禹偁詩道：「皮肉苦且澀，歷口復棄遺，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洪希文也說：「橄欖如佳士，外圓內實剛，爲味苦且澀，其氣清以芳；侑酒解酒毒，投茶助茶香，得鹽卽回味，消食尤奇方。」這樣說來，橄欖的功用大矣哉！

橄欖和鹽喝酒，的確是妙品。橄欖投入茶裏，在上海的居民，全曉得這味兒。並且

廢歷新年，以茶敬客，大概會放着兩顆，這叫做「元寶茶」，意思是祝頌客人發財。中國人就是最愛好聽吉利話，巴望大批金子飛進：在此也是一例。

橄欖這種東西，倒具有幽默的情調。你不要以為滋味澀，便不想咀，要曉得甜的滋味，就在吃苦之後。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是吃橄欖的另一個感想。

中國文字的妙用

火雪明

可以撓起大拇指，張開闊嘴，向全世界說：咱們中國人的利用文字的天才，比任何各國都睿智。

春遊的公子，騎馬在郊野，踏傷了路人，被訴訟到衙門去，縣官判明『馳馬傷人』，便誤了罪。但後來縣官得了賄，有意成全公子，輕輕地拿起朱筆，改成『馬馳傷人』，似乎傷人的是馬，而不復是騎者，公子立刻脫離了囹圄，這是一字對調的技術。

對一件訟案的兩方，法官都受了錢，他能夠會心地想出兩句批語，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我想：萬一把這兩句顛倒一下，變成『查無實據，事出有因』，那就形成了一種可加的罪名了。

記得齊盧戰爭的時候，有兩句很響亮的話，全在逃避戎首的嫌疑的——雖然兩方都遣兵佈防，積極備戰——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然而結果好像大家不犯，其實倒

底大戰爆發了。以後某帥戰敗出洋，沒有話可以對老百姓告罪，却活圖吞的掉了兩句文：「救國未敢後人，成功不必自我」。起先的戰爭，似乎全困了救國；但戰爭救不了國，便一舸東遊，到富士山去賞櫻花，自己可以不負成功之責了。

禁煙不成，索性公賣，抽得稅收，以充國庫。許多人因為對不起林則徐的遺骸，紛紛反對。但政府說，「這是寓禁於徵」。唔！夠多麼簡練委轉的遁辭！

到現在，對一切下行公文的判語，不必講理由，只須『呈請一節，應毋庸議』，便得了事。有一點私仇，要替自己吐氣只須三字，『反革命』，馬上請他『吃一刀』，或者，用『危害民國』也得，至於最近，大家對日抗爭，又發明了跳舞救國，遊藝救國，鴉片救國。而軍人『枕戈待命』，民衆團體『誓爲後盾』，又在天上雲端裏空嚷。

願爲後盾

火雪明

日本的軍隊踏破了東三省後，全國民衆，激起義忿，通電政府出兵，一面願爲後盾。

當白山黑水間密集着烽煙，雪地上流着赤血，飛機像蝗蟲一樣的滿布天空，爆炸的硫磺氣充溢着山野，那與鷄狗一般微賤的生命如馬占山蘇炳文將軍的部下，和倭奴死戰的時候，在遠方的商業繁盛的都市，和天氣熱暖的省會，許多中國紳士階級所統治的救國團體，確好整以暇，用文字激勵前線將士，教他們努力殺敵，恢復河山，爲民族增光。——好像這些重大的責任，全給負在以血肉去抵抗槍砲的僞人們身上似的。而葡萄酒畔的他們自己，據說『願爲後盾』，據說正計劃『一致禦侮』……………。

雖然馬占山蘇炳文將軍先後失敗，雖然義勇軍依舊交戰，而遠在後方的救國團體，和起初一樣，還是在新聞紙上發通電，還是『願爲後盾』。

比如在上海，東三省淪亡之後，也有許多紳士階級統治的民衆團體，發電報給東北當局，要他們抵抗暴日，自己願率若干萬民衆，願爲後盾。但一到上海當真開戰，那班通電領銜者的紳士階級，却無聲無息的逃到杭州避難去了。這『後盾』兩字，是『願爲後盾』的誤寫，也未可知。

錦州陷落之前，對張學良有『願爲後盾』的電報發出，榆關失守之前，對何柱國有『願爲後盾』的電報發出，最近熱河大戰，孫殿英翁照垣正在殺敵，而我們在報上又瞧到許多『願爲後盾』的愛國志士。可是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傳說承德已經被陷，我真不知以後平津之戰，在準備發『願爲後盾』電報的愛國志士，要擇那一個黃道吉日，才實踐『後盾』？

紹興師爺

金如水

頭戴著瓜皮帽，中間一顆大大紅紅的結頂子，套褲腳管綑著，他身上有兩個「八字」，除他嘴吧邊分的「八字」鬚外，還有下邊的一雙鬚「八字」脚，穿著雙梁鞋，底厚厚地，這是前清斯文的表顯點。馬褂背後，貼拖着一條骯髒的大辮，這是和前清女子的纏小脚一般算在當時的體面。簡直是現在新名詞所謂「無期徒刑」，攔腰處，馬褂前腋下，宕出半隻眼鏡鞘殼，這明知他是「近視眼睛」了。

他是一位衙門裏的參謀，從前叫幕賓，土語打話的「紹興師爺」。就是，他有戴紅頂子拖花翎毛的官爺做靠山，再有誰敢在他的泰山頭上去動土，豈不曉官爺也得要尊我一聲「老夫子」哩，落得可以神氣活現，撚抹著鬚鬚，進出咳一聲「嗑哼」！架子搭個十足，眼下瞧誰比我高，那些都是起碼胚子，所以有人却恭恭謹謹喚他，反他倒「眼睛」一白，斜乜著一睨。

因此他胡法行了，以爲誰敢對他反抗，只有向他「諾諾」的不做聲。所以現在他在跳來跳去，馬蹄袖裏伸出右手，捏住一冊木刻版的書，書題名曰刀筆論語，專是門爲惡訟師的一本正經。怎的官司會打贏，好像現在的律師一般，憑他有三寸不爛之舌，在法庭廣中，替幫他的一方出堂，能辯護得理直道有。他專在這書裏打滾，挖空思想「如何有橫堂可撈？如何有腰包可進。觸耳朵的話，就是如何可抽人之血？如之何可剝人之皮。」

「官司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眼兒緊貼著書，搖頭擺尾，念得津津的，瞧上去很覺入味，他不禁的念了這句論語的調子。

「稟夫子。外邊兒有兩口子要求見，爲了幹嗎堂事來的」，一個戴紅纓蘇流帽門差報道，同時來了一個杆子，聽得他「待來」二字，早喝做一連串「是去」了。

一會兒，進來二個人，聽得那一個鬼頭地在講：「大王好見，小鬼難當，第一回我光身走來，門差睬也不睬，第二回轎子來，還是只買得：「夫子不在，回來待稟某某求

見就是。」二句，第三回，借坐馬車來，依是推「才出」碰不到。這回乖了，到底燒了錫箔灰，「鬼門關果然開。」講到這兒，另一個將那個袖兒一拉，嘴一歪，這表示，做出規矩來，要見上司了的暗號。

『爲了何事？』師爺把刀筆論語一放，「眼睛」向那二人上下打量一番，這是官架子。那二人一壁站住，打躬時順勢一個眼風丟去，紹興師爺，早就會意「去」一個字，便喝退了左右。

那一個走去，貼他耳朵，說了許多話，他却把桌子一拍：

『嘿，你敢，官稅老百姓完不出，也得苦憐他窮，你們一班胖胖的大紳，這些兒田租不還也不在乎，又敢算拐人家的姑娘，要強做質押充小老婆，又敢妄騙爲媳婦，真是罪上加罪，拿來。』一道催命符下來。

『夫子休惱！』陪著笑，挖進胸襟去慢慢地掏出四紫紅紙包的圓籤筒似的東西來。
『這二千，一些兒做份小人情，略獻夫子表寸心，哈！』

『留著罷！算！』引得他近視眼，滴溜溜注著瞧，他的「眼睛」紅了。

『多謝夫子辛苦』說着他二人身子一個「弓」字彎走出，聽得那一個微微地道：

『孔方兄果然好，畢竟是和事老。』

第二日老清早，在紹興師爺的房裏，正演一齣怕老婆的喜劇。夫子太太胖得大阿福一般，可是她的臉不比大阿福的笑嘻嘻地，却板板個六十四，披著衣鈕子不扣緊，用腋挾住著，虧她粽子腳也拖了一雙小拖鞋，頭沒梳過，所以蓬鬆的，袖子捲攏得高高，一手執住一把鷄毛帚子，這是她爲玉皇大帝的打神鞭。

『老甲魚。你昨晚在那兒過夜，虧你不想自己年紀一把，還要去走花路，老娘現存貨有著，偏要去用那矮子貨，老娘辣手味道，想你常常嘗還欠不穀嗎？此番給你嘗個結實！』恨力在他背上揪了幾下，他只得咬緊牙根忍受，一息也不敢倔強，他見了這黃臉婆在堂，當時的虎威風早收蓬了，不敢神氣活現，像平時的撚抹著鬚鬚，進一聲咳，出一聲「嗟呀」架子也頓時坍忒：這時直挺挺地跪著，真煞耗子碰見了黃貓味似，不像平時

扮白眼。這是她的「眼睛」也倒掛落了。

原來昨天來的二口子，是當地王爺的差使，因為了年頭作怪，累苦了他的佃戶張老，在田荒蕪收不得豐，所以欠了王老爺田租穀還不齊。可惡王老爺狐假虎威，賴他有勢有力，憑著爪牙去噬咬那些被下層生活壓迫著神聖的田窮大。王老爺還敢放肆，人老却心花不老，在他巨靈掌下，已不知擲擄殺幾多雌兒了，這番收租去，看中張老的女妮子眼紅，想吃她這塊天鵝肉，欲娶來占八房姨太。但自己額角頭上已深深的繡紋了，再討小老婆，不但人家要嘲笑，自己瞧瞧也不成樣兒，搶來強做，你敢放肆，法網會收拾的。還是騙哄說樣她做我的媳婦，而膝下子嗣，還小得不像樣，祇有說田租還不出，把你的女兒質押充婢子，暗地裏糟塌了，那老兒豈肯罷休，還是衙門不留面情的，那知這會僅僅化上二千大圓，買倒了紹興師爺。現在妙了，老夫子賄賂通，再怕誰出頭，這塊肉好活活地穩的細嚼了，所以靠師爺的洪福，不得不先謝他哩。

因此師爺接到了「寬家院宴王老爺請」的帖子，去賞受他自己作惡的功勞了，乘著

一輛青呢四夫轎，前後備著跟班，一剎兒轎停處即到了，一片「夫子爺請」，王老爺捧大佛地把他接入。裏面紅罩燈搖搖，一個個窰姐，都花花綠綠，臉兒拍個白，唇兒點個紅，眉兒畫個細，腰兒好似爐鼎吐出來一絲煙，隨著步子嬌嬌動，混身又像爐煙股香。王老爺替他選了二名好花，拍的一坐上他的膝上去侑酒。盞子去時，同時送個騷眼，那些姐兒也是爲了老錢的掙掙，要人家袋裏掏錢出來，只好賣著笑，心是碎，也須隱著痛，只得任她去親自己的嘴吧，去捫自己的哢哢兒，要討人們的歡喜，才肯拿錢出來，只得咬緊牙根忍著羞。拿自己的肉東西去換。同時外殼子的天堂，內骨子的地獄，喝個紹興師爺糊糊的，這時他的「眼睛」花了。

住過了夜，明天朦朧早就打道回府，可是搗翻了醋缸，踱進房，黃臉婆就跳下床來，一頓鷄毛帚子嘗個飽，還在罵著：

『昨天味道兒甜，今天偏偏叫你老甲魚苦，嘗俺手條子辣，鷄毛帚子麻！』

午後，張老的女兒恰湊在門口河頭，蹲倒著在洗滌一件破的藍土布短衫，怕水泛濕

了袖兒，所以攆撓得高高的兩條白臂，是露出了。

『喂，姓張的在嗎？你可是他的女兒？』乘她的屁股撇出，踢去一脚，幾幾乎把她衝了下去。

吃嚇了她的小魂靈，回頭一瞧，驀地闖出四個公差，和後面一個老頭兒，站在面前，倒把她愣住了一呆。見都是衙門裏的爺們，得罪他們不得，一下屁股，祇得白犧牲給踢了。快地站起來道：

『怎呀，問姓張的幹嗎？』亂髮蓋住眉毛下，水溜溜的眼珠動著。

紹興師爺見了，老魂也給她兩顆油活的眼珠動的會出竅，想一副自然美的身條，衣褶縫地方都是很深的貼著現在的藝術家所謂曲線，一張臉蛋上，嘴吧皮小小的，不用搽什麼也很紅，更穿著一件條子的單衫。喉間的領口紐子鬆著，自然地袒出一半的胸部，更吊人的心癢，就是白的肉，不怪王老爺要涎水滴垂，這般嫩的姑娘，還是一派天真氣的孩子哩。這時吃她，和春雨裏香蕾頭，更覺味鮮。

『問問姑娘，想姓張的是你的爸？』說時，去撫她出著的手，她縮了一步。

『下巴兒多嫩，哈？』他再去摸她的頰，她再縮了一步，這時他的近視眼睛也着迷了。

門裏走出一個老頭兒來，她急奔將來喚聲「爸」，還沒告訴他斷在戲弄我，他的爸見是夫子爺到，早連連打扞子，低著頭待他過來，有什麼吩咐。

『嘿，你是姓張的嗎？現在那王家上訴了，說你賴他的田租不還，天下事豈有借人的田，給你出產了不另謝他，還得敢賴他的租，混帳，正待要拿你去發落！』這時他的眼睛也睜出了，睜得很大。

『不瞞夫子爺講，今年老天不由我小的，偏偏一潮水，千難裏幸挑出了少許穀，不想賣掉變錢，不想積起來，僅望還得王老爺租已經很交運，刻刻缺了八斗，實在沒法，今天小的家裏中飯米，話來不信，真還不得下竈哩。』話時，不由跪下去碰頭。

紹興師爺瞧了她一眼，到一個公差耳朵邊說了幾句，那公差却走近來慰張老道：

『現在我們夫子爺開恩，瞧你老可憐，先賜你十元錢去還租，並提拔你女兒到夫子公館去當差，僅叫做些兒輕生活，做來月工抵還，可好？這是上青雲了呢。』

張老怎敢違背，不由你不扶順毛，祇得一味『是是』，接過了十塊冤枉錢，明明知賣送了一個女兒的清白，但鷄子怎碰得起石搗臼，還是接了不吃虧，可是暗地想：『這錢真不知死了多少人呢！』

『撈了黃兩子，還吊天鵝肉，夫子真老奸。』一個公差遮住嘴，輕輕和另一個說，單恐他聽得了不得了。

『衙門口一張橫匾，大寫了「正大光明」，還是他自己親筆，怕忘了？他却是不「正大光明」』。

『你也好呆，這無非做做幌子罷了，豈當真有一回事？』

下幾天，紹興師爺，却直躺在欄板上，他所最怕她的胖夫人，却一壁在他的蹙「八字腳後，用手帕掩著鼻子，朦朧地哭著「親人」。聽說是被王老爺差人暗刺的，因為

了他太很心，撈了他「圓」字，却還撈他的「肉」字，氣不過，所以請他吃刀子的。板頭上的他，兩條分「八」字鬚上邊，兩隻近視「眼睛」却還在扮白眼，但不像當時的冷人們的斜白，現在却朝上反白了。

板頭的一角，桌子上躺着一本刀筆論語。

別了維也納

驚蟄

前奏曲

維也納，這是一個多麼美麗的名兒！由銀幕上的介紹，知道她是「愛的都會」，於是喜歡談愛的上海人，特別不能忘掉維也納。然而也許要有人誤會維也納和巴黎，一般是浪漫的都市，因為她倆一向是稱為歐洲的姊妹城。如果需要我舉一個例來說明她姊妹倆風采的不同，這大概可把上海和蘇州來比較一下。然而也許要有人誤會維也納是日在衰落的「帝王之都」因為在十九世紀時，她曾經被指為舊勢力的集中地。結果，一切隨戰爭，革命起了變化，她非但仍保有大國首都的風采，更改換了社會主義的色彩，恐怕除俄國而外，她是歐洲最社會化的城市。

如果有人說，女人和香水是巴黎的尤物；我可以說，笑聲歌舞和啤酒是維也納的特趣。

在這里，我搜集起一些對於維也納的回味，一一記在後面，也許可以回答了讀者久欲詢問關於維也納的問題。

(一) 新歌伶

『C，我這樣稱呼你好麼？我寫這信的時候，是你能夠意想得到的。這是在「新歌伶」沿着一條細的山道前的一個咖啡店中，你上次不也住在這裏麼？因為是冬天，所以風景比你來時更為美麗。我今天和幾位女友，從亞特立茲來朋起，一直把汽車開到莎漫嶺。一幅雪白的地氈，使人踏着也覺得心中格外清亮。我們就在這裏消磨了兩三小時。我還想起你那時不會「溜雪」的神氣，你跌了，然而我們覺得有趣。

在午後我們又從赫爾希搭着空中的電車，直到萊克斯阿爾泊峯的極端。那里真是一個美麗的去處。今天天氣特別晴朗，太陽染紅了白素的雪光，你以前常和我說起的瑞士風景，大概也是相近了。這是中歐頂高的山峯，看着北面起伏的山峯，把一座維也納城都隱蔽了，祇在東面露出一條洋洋的大水，自然那便是藍的多瑙河，萬物一般都顯出

它靜的美麗。如果你說上海是帶些美國風味，是否那些「摩天樓」也是她的特點呢？

我們立在最高的山峯。我却看不到遠東的一木；朋友們對我說：遠東已在混戰了。

我很不高興地走回「新歌伶」去了。似乎我在那里還能憧憬着一年前將近冬天，那一支老維也納的歌聲，繚繞到我倆喝着一杯濃烈的維也納酒時的神色之中。……」

今天早晨，我這樣接到她最近寄來的一封信。

(二)「沙罕」的風趣

真的，我不能忘掉維也納女人濃烈的風情，它好像維也納的咖啡，一般有芬芳的回味。

講到咖啡，到過歐洲的人，總是會想起巴黎那些立在夢瑪脫瑪德蘭聖米顯兒……等，步而伐上的大咖啡館。在那里濃黑的咖啡，映着血紅的嘴唇，使那廣大的「巴維雲」，都染着色情的意味。

如果你到了維也納，走上歌劇院圓路去時，使你發現了在白立士都大飯店對面的沙

罕，你從它「巴維雲」外圍着一排嬌翠的冬青葉中看去，雖然一樣映着鮮紅的嘴唇，輕綢的衣角，然而會使你發出不同的情緒來。

沙罕在維也納是最大的咖啡店，因為靠近對面的大飯店，在那里也許可以反映着大飯店的生活。維也納人喜歡坐咖啡店也不減巴黎，有時在沙罕裏你還可以逢見他們的要人。

咖啡店在維也納，有種奇妙的風趣，它不妖媚，它有情味。室內曲折地佈置着圓形的座位，桌上放着一隻白銅托盤，盤中有一杯維也納的咖啡，一杯清水，另外放着一隻木盤，盛着形狀不同的小麵包：有的是月形，有的是圈形，有的是果形。

在那里有談心的愛侶，很少迷人和妖媚的眼睛。有時奏着維也納風調的歌曲，也許有人唱，於是在樓上的男女們，便在歡笑和快活之中，跳着「維也納的華爾姿」。

(三) 十足的美國人

然而住在大飯店的人，生活究竟不會平凡。早上在沙罕喝了濃厚的乳酪，午後不一

定再來加入茶舞了。

所以畢兒在那天晚上，坐了「搭克西」直駛進突厥園來。他沒有忘記前幾天一位和他同車來維也納的友人的話。他此時看見了誰能說英文，便算是同鄉。

一所矮屋的前方，樹葉中現露出絲絲的電火，壓着一大堆的人影。他在門口豎着的木板上，祇認出 Konert 一個大字。

他坐了一刻，似乎有些悵然，回過來就看見他約的朋友。

『C君，一向好！我正等着你。』他走了上來說：

我倒給他一嚇，原來便是我要找尋的那位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士，他給我一根「海軍割」。他立刻問我跳舞在那裏。我說。『這裏祇有音樂，要欣賞「爵士」還是請你跑回百老匯路去。』他笑了。

他底目光，終於放到一位坐得和我們相去不遠的女人身上，他似乎坐立不安起來。這時外面的樂聲已止，裏面的燈光特別明亮。一羣羣男女有的散去，剩下的都走進

屋來。

是夏天星期六的一夕，突厥園中空氣都給這家咖啡店熱鬧起來，男女們都融化在這個舞會之中。特別畢兒，十足的美國人，和他先前注意的女人，跳了十數次。

(四)土耳其人。

『一千六百八十三年，土耳其的軍隊直逼到維也納來』，樂聲停了，舞得昏迷的男女仍舊回到他們底桌子，喝着濃烈的啤酒；忽然一位打着吉百色裝束窄袖寬襟的男子，他托着一隻纖巧的銀盤，盛着一杯黑濃的咖啡，按着古代維也納舞步，這樣開始唱出雄烈的歌聲。

『我們看見麼？這里的小山；它以前不是花園，是突厥人的寶庫。

『無論——維也納的小鳥，還是碧玉；噲！多瑙河啊，你肯讓他們一齊運到君士坦丁去麼？』

『一個波蘭的國王，他畢竟救了歐洲的命運。

『殘酷的突厥人，你能帶走你底寶物麼？哈，多愚笨！』

『然而我們多謝你，給我們這一袋黑豆，那便是咖啡，今夜這一杯濃黑的咖啡』。突然音樂又開始了，但已轉換了古代維也納民間的音調。快活的歡笑的維也納人都跳起別饒風趣的「華爾姿」來了，把室中的燈光都旋轉得零亂起來。畢兒：他抱着一個黃眼睛的匈牙利女人，昏亂得像發抖。然而她底視線始終未放棄那個先前的女子，她正和那吉百色裝的男子在迷眩的賦舞之中。

(五)我的「狎子」

是新秋的一個下午，陽光嬌艷地照進「沙龍」來，我在讀着一個完全不同的女子。一切很沉靜。

一陣門鈴，接着幾聲雜亂的脚步，一個女人按着跳舞的姿勢走進郭太太的房中去。這種突破沉寂的音浪，使我迷失在層層的幻夢之中。

郭太太的女兒走進來說：『哈囉，允許我替你介紹一位女朋友麼？』

我於是走進郭太太的房來，一位斜倚在床柱上的女子，忽然笑着說『我們已見過的。』她走過來和我握手。

這是我們的「午後茶」：四個人圍坐着一張細巧的小桌，各人面前放着一杯黑濃的錫蘭茶，一碟「蘋果餡」，郭小姐特別在我底茶內倒着幾滴酒精。

唱片在開着走回你前的歌曲，兩扇長門推開了，我們都走回到「沙龍」裏來。

在歡笑和快活的情緒中，急速的脚步在旋轉着，我和那位女人跳的時候，郭氏母女兩人也相抱着跳起來了。我那時全身的精神，似乎都給她兩眼的長睫吸收住，我倆緊緊貼着。旋轉到一個屋角的時候，她軟軟地喚着：『我底「狎子」，』她的眼睛閉上了。

『你底那位美國朋友呢？他怎麼不到一個星期就搬走了？』她又低聲問：『我笑着說：『那正因為他是美國人啊』，一陣更大的笑聲充滿了全屋。』

(六) 花中之花

維也納的家庭生活，不像巴黎的那般專講場面，也不像瑞士的那般正經，它是永遠

在笑着。

一盞古色的電燈，照着三個不同的面龐。郭太太看着自己手中的紙牌，輕輕地數着：『一，二，三，……三十九；』於是搖一搖頭，表示失望。我們在賭着一種英國的式麻雀，「樂迷」。我在一次分牌的時候，剛巧分得連疊的兩隻「話調人」，郭小姐因此笑了。

『這是你的紅運啊，所以日間陶爾菲斯夫人對你十分鍾情。』

『什麼，她是有丈夫的麼？』我驚奇地問：

『非但她有丈夫，她還有過不少的丈夫。』郭太太終於在灰白的頭髮上，飛上一點青春的色調。

『如果你從這里到多瑙河邊的花園』，郭小姐插入說，『你必得走過蘇格蘭圓路，是麼？』

『在那里有一月春之花店，陶夫人在少女的時代，便是那花店中一枝聞名的「花中

之花。」

「陶爾菲斯先生是維也納著名銀行家的一位濁世公子，每天從郊外住宅到維也納銀行去的時候，他必把汽車靠在那花店的門口。不知道是花的吸力，還是那枝「花中之花」的魅誘，他倆終認識了，做起朋友來了：甚至戀愛，結婚。從那時起，她便稱做陶爾菲斯夫人。」郭小姐笑了起來，請她底母親遞過一杯啤酒來喝。

(七)春之花店

雖然是初染着秋天的景色的八月，中歐天氣有時還十分炎熱。早上血紅的太陽，特別刺動人底皮膚。

大學裏的鐘聲，低敲了八下，幾位來自異國的青年，還躲在樹蔭下閒談，路上走過的女人們，在輕紗上更顯出她們肉的魅誘。

我沿着十一月十二日圓路，走向多瑙河邊來。一個紳士式的中年人，忽然打斷了我底視線。

這是春之花店啊！我這樣想。明亮得像水晶一般的玻璃窗櫺，整潔地放着幾盆嬌豔的鮮花，一位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在窗前修着雁來紅的花枝。

『佛蘭瑚來因，早安！陶爾菲斯夫人在家麼？』我走進去問。

『先生，早安！要什麼花？陶夫人還沒有來哩』。她很平淡地回答，一面在嘴裏輕輕地唱着沉醉的維也納小曲。

我指着壁上懸着的一張照片說：『這就是陶爾菲斯先生麼？他真有青年王子的氣概！』

『可不是麼？』她回過來斜睨了一下，『可憐他在今年春天死了！所以陶夫人回來，自己做了這花店的主人』。她似乎有些感觸，她立起身來。

『永生的春之花店啊！她終於又做了你底主人。』我對着窗前感喟了一句，我說一聲再見，走了出來，她回答我時，也笑了一笑。

(八) 藍色多瑙河

午後，我又走上蘇格蘭圓路，我推進春之花店的門。

那位天真的女孩子，始終坐在窗前唱着幽美的小曲。不一會，一男一女的斜影，再射到街道上來。我們走到約瑟甫碼頭，在瑪琳橋下了船，預備浮向多瑙河去。

『昨天你爲什麼不上歌劇院來？』她忽然問：

我笑着說：「因爲我不想來佔奪人家的機會啊！」

她向我做了一個「鴿臉麥斯」。

照例她抽着紙煙，把煙絲吐向我底臉龐上來。一位靠着船窗的法國人，拿着一枝三色煙，很機警地走上來問我，能否賜他一根火柴，他背着一架照相機，神氣十足地走向那邊去。

船已經駛出了運河，由佛洛烈旦村轉入多瑙河。

『一個少女到少婦的時代』，我指着漸起變化的水色說，『就像這由綠而藍的河水一般。』

『綠的水固然可愛，然而藍色的多瑙河，特別表示多情！』我加上一句。

『大概美國人給我們底教訓，是不會錯的』她問我時再答了一句，她底面容似乎愈顯出她底嬌媚，握着我底手，使我感覺到她手心的熱辣。然而全船的人，各自談笑着，絲毫沒有覺得空氣的緊張。

(九)三角曲線

我們穿過了佛洛烈旦橋，深藍色的多瑙河，特別顯出她流麗的風情，這裡是多瑙河上的游泳區域，在河底左方，佈置着游泳場的設備。因為天氣很熱，所以今天來游泳的男女很多；有的浸在水中，像雪白的銀魚一般；有的立在河邊坐立不一，完全顯露出自然的祕密。

『好美麗的維也納女人啊』我笑着和她說。她把動人的眼睛向我旋轉了一下，回過頭去。

『哈囉！赫珥德，你也在這裏麼？真想不到啊！』她狂叫出來，於是低低地和我說

了一聲『請原諒片刻』，她走到後面，和一位女子握手去了。她似乎很親蜜，她們在談着。

在欣賞着自然人體美的法國人，把一枝吸到盡頭的三色煙擲入河中，走上來和我攀談起來。

『維也納的女子真美麗啊！』他終於說出這一句，『你看那尖尖的乳峯，那纖細的圓腰，那豐美的三角曲線……』

『然而你們法國的女子也是聞名於世的，』我無聊中回答他說。

『Mais oui』，他張大了兩隻眼睛，聳了聳肩說，『可是沒有這樣天然美麗的線調啊！巴黎的女人，大都是粉和香水的偶像吧了！』

這時一位在岸上立着的女子，忽然跳下河來，浮在水面上，在太陽光照着動搖的波紋裏，尤其使人們領會到那上中下三部的三角曲線，實在動人。

法國人靠着船舷，取下掛在胸前的照相機，他偷偷地在配着鏡頭，水面上一個倒仰着的赤裸女人，她蹣起兩隻大腿，把水花濺得他滿臉。從水中探出一個「鴿臉麥斯」，媚笑了一下。

『這位是陶爾菲斯夫人』，她從友人那里走回來時，我替他們介紹。法國人帶着一臉的水，和她握手時，面上漲起兩塊紅筋，他遞過一張卡片給我們，推下笑來說：『夫人面熟得很，也許見過的』她笑了笑，看那張卡片上刊着：『勞倍，比也爾，法國社會黨代表』。

然而陶夫人似乎並不感覺到特殊的神情，她祇推着我說，『我們已到達』白蠟塔尖角了』。

上岸時，比也爾臨走低聲和我說：『好一個路易十四！』我笑着別轉頭來回答他：『可是她是瑪莉路易思啊！』

比也爾似乎一直向前走，我和她便在游泳俱樂部的屋子前坐下。一羣羣蘭浴初罷

的姑娘，半裸着在那裏引逗男人們底調笑。一聲聲音樂的節奏，附和着喝啤酒的氣息。從樹葉的空隙中，洩漏下絲絲金色的光芒，射到她們雪白的乳尖上來。

——她坐着呷了一口啤酒，又從櫻唇邊吐出一圈一圈細的煙沫，使我底精神漸漸地有些迷失起來。這有些像荒島似的天堂，這有些像「愛屯」的樂園。幾位提了「奇泰」拉着「風琴」的流浪人，帶着半舞的脚步，似乎忘記了他們底生命。

(十一) 美國太太

有一天我走過歌劇院底後面，忽然有人從咖啡店中走出來叫我，他並不和我說話，祇拉着我走進咖啡店來。

我們坐下後，他首先問我，怎麼一個人在街上蹣跚着。我沒有心緒回答他，從桌子上取過一枝「海軍割」呼着。

『你們那天看見我麼？』他又開口，『你們在那裏談情，喝酒，跳舞……都給我看見了，』他大笑起來。

『然而她還想念着你哩，』我迫於說，『你願意今天去看她嗎？』我回過頭來忽然在對面發現出一個很熟的側影。他拿着一枝垂盡的三色煙，似乎在幽想出神。我再細看他一下，想去和他招呼，他像不願和我相見的一般，轉身遁去，

『你叫我再陪她上珠寶店去嗎？上百貨商店去嗎？』他又取起一枝「海軍割」來，『這便是她喜歡做美國太太的大道理啊！』

『然而美國先生對付歐洲太太的手段，倒也高明！』我給他引起了一些笑意。

我因為急於要去賞識白蠟塔的風味，我別了一聲，長揚而出。當我立起座位走不多步的時候，一位花枝招展的女子，擦過我的身旁，於是一圈圈烟絲，從她頭上飛過來。

『這大概又是一位美國太太了，可惜她來遲了一刻，她沒有聽到我和他所講的話啊！』我走出門時想。

(十二)夜的大街

『都市之夜是屬於女人的』，我走上凱特納街時這樣想。天輕籠着一層銀灰的薄紗，走動在霓虹光彩下的女人們，都烘上一層紅雲。迷人的都市大街：大飯店底圓門不住地在旋轉，咖啡座上繚繞着迷亂的煙絲，酒舞場中發出誘惑性的光芒。

一般維也納的先生們，大概在一天工作之後，守在家裏，於是讓他們底太太或是女兒，走上大街，鑽入人浪之中，甚至女工們也把一天血汗所得，換上輕羅和胭脂，向大街上走動，希望取得更大的代價。在大街人浪之中，有時有明星一般的人物，從戲院或舞場走出，披着黑色長領的短皮大衣，束着一根光亮的黑色腰帶，似乎向着大衆示威，四面的眼光都會集中到她一身，這些大都是造成所謂都市的不可缺少的 “Femmes de Lucke”。然而在街的兩旁躑躅着一些蒼老的婦人，雖然在老的縐紋中顯出輕薄的笑絲，人家見了她們當是鬼怪一般的可怕。還有些正當青春時代的「小婦人」，戴着一頂小的黑色氈帽，頸上圍着一條狐狸皮，滿身在黑色靜素之中，顯露出萬分嬌嫩的膚色，這些大概是浪漫和風騷的寡婦，天天在覓取愛的滿足。

擦過我底肩膀，一位穿着綠色綢袍的女子走上來，她祇和我說，她從郭太太家裏出來，知道我有一封掛號信寄來。她沒有和我多談，急促地走向南面歌劇院去了。

(十三) 瑞士姑娘

火車鑽進康諾文站，一位洵氣的瑞士姑娘，戴着法國式小帽，走上來和我握手。日內瓦湖的風光，沒有減損她絲毫的美麗，白山一般現着快活的笑容。

在玫瑰村前停下，禮拜堂中忽然打着動聽的鐘聲。瑞士姑娘走進她底屋子，不久她底祖母白髮依舊蒼老，挽着她底孫女，向着禮拜堂走去。她披着一身白紗，使我疑心到是在飛着雪花。於是我底許多友人，由德立斯特拖我向前走去。忽然我似乎換了一身黑白分明的大禮服。

走進禮堂來，瑞士姑娘挽了我的手臂，手裏拿着一束鮮花。我最愛聽的婚禮進行曲，於是開始。

禮畢以後，我倆在兩旁擲綵聲中慢步走出。在她微帶着幾塊紅雲的面臉上，露出可

愛的笑渦來。她祇輕輕地和我說：『我們冬天的願詞，果成了事實！』我正想開口，忽然她面上起着層層的紅雲，結果滿佈着她全身，甚至把我深圍在雲朵之中。

在驚駭時，我翻過身來，祇聽得滴搭滴搭的時鐘音波，一封厚紙的信，壓在我底下，有些不十分舒服。我不知道怎樣回覆她，我底腦海中充滿着矛盾的思想；有時我想明天早上就動身和維也納別離，有時我却安靜下來，自己想着去年離瑞士時的景況。回旋的思想，又使我勾起不少關於上海的鄉情，一切使我痛苦，不能合眼。魚白色的晨雲，慢慢映到我的窗簾上來。

(十四) 小人國火車

太陽透過樹枝，雜亂的人影像流水一般地飄動着。那四面掛着搖籃的風車，不住地旋轉在半空，坐在籃中的男女們，發出嘻嘻淺笑的聲音。電車停在白蠟塔星地附近，使我浮上一層巴黎凱旋門星地前的薄夢來。

我在半路遇到的一位奧國青年，他領導我先從風車的下面走過去，兩旁整齊的樹木

，都吹動着快活的影兒。有的是白髮的夫婦，龍鍾地拿着手杖，出沒在大巷兩旁的樹下。有的是青春在笑着的男女，各自在廣大的園林中，追逐他們春的要求，他們似乎永遠不會看見白髮的憧憬。

大巷是直貫白蠟塔的一條大道，太陽的光芒特別使人可怕，我們走上民衆白蠟塔來，穿得出意園到五月七日街。在街的右方，滿佈着樹林景色的空隙中，顯露出長蛇一般的影兒，一聲聲快活的笑浪，括過我們底耳朵，我也是拖着一位奧國的青年，走進樹林來。他和我說：『這是禮禮泊火車』。如果譯出它底原意，這便是說小人國火車，其實是歐美園林中行走如飛的小電車吧了。

我們重新走回到大巷口，從民衆白蠟塔站坐上車來，穿過一帶纖密的樹林，尤其馳入林嚴園的時候，從咖啡館中發出奇妙的音樂，和男女喝酒談笑的聲浪，特別刺人耳目，聽奧國人說，這裏是白蠟塔咖啡店的區域。我們底車，沿着南園口走進勞通特站來。

（十五）踏着她影兒

『對不起！』禮禮泊火車停下了，三位年青的少女從車座上跨下，在一陣譁笑聲中，一位金頭髮的忽然撞了我一下。

當我底眼波和她底斜睨接觸的時候，忽然都似乎感覺到一種意外的奇訝。她和兩位友人已漸漸地走在我們底前面，我像給磁石一般的吸引着，自己不知道走向那里去，祇踏着她底影兒。我底同伴——一位奧國青年，似乎也就茫然，呆呆地把眼線轉移到兩旁的樹木。

前面的笑聲又送到我底兩耳，金頭髮的回過頭來。她低低地說：『陶爾菲斯夫人呢？爲什麼不帶她一塊來？』我於是恍然大悟，想起在多瑙河上的情景來。

『是赫珥德麼？哈囉！』我仍舊踏着她底影兒，輕輕地回答她。

她底金髮絲，給風吹下幾圈圓環，覆在她淡紅色的面頰。表示有一些熱羞，回轉頭去。她旁邊兩位女友，也都回頭來笑了一笑。

咖啡館中無線電的樂聲，把她們笑聲葬落下去：她們的影兒，也給大海似的男女雜

影吞沒了。我拖着奧國青年，還是踏着她們的影兒，走進咖啡店來。

各人一杯啤酒放在她們面前，看了我們坐在她們對面抽着紙煙，有些怕羞起來。奧國青年深知道我底意思，於是拿了我的一匣「佛傑尼亞」，笑嘻嘻地送到她們底面前來。

(十六) 御花園

『啊，我們不抽煙的』。一個金頭髮的笑着搖頭說。

『不，你非吸不行』，奧國青年說時又走下一步，『這是一位東方遠客的禮物啊』！他說時做着手勢請她們走過來。

我們坐下後，大家都通報了姓名，我正想問她們這幾天看見過陶爾菲斯夫人沒有，她們却立起身來說『原諒』要走了。我和奧國青年底眼線，都送她們走上大巷。

奧國青年並不願使我消耗時間。因為今天是禮拜日的下午，所以和我立刻走出林嚴園，跨過五月七日街，到民衆白蠟塔的遊戲場來。

聽奧國青年說，白蠟塔原是十六世紀時奧國皇帝游獵的御花園，直到一千七百六十

六年，才由奧皇約瑟甫第二開放給大眾。它底面積很大，在博覽會街和大巷中間的一部分，是人民的娛樂場，所以稱做民衆白蠟塔。

在這裏有啤酒店。咖啡館，遊戲場，展覽會大廳，和各種運動場。上次我在多瑙河上碰到的一位法國人，據他說：這次第二國際舉行年會的會所，便在這運動場的背面。

我們走入這戲場時，使我深感到和巴黎的明園有一般的風情：有鑽上倒下的盤旋火車，有互相傾軋的假汽車，有周旋往來的木馬，有飛馳空中的飛機。然而在那一大堆笑的人影裏，從不會使人們感覺到像我對上海大世界的惡劣回味。

（十七）奧國的戰士

從繚繞的音樂聲中，我們走出這個御花園，雖然那些薄施脂粉的女人，在電光照耀之下，格外顯出美麗，風流。我們自大巷前直望到白蠟塔星地，那交叉的八條大街，在晚上好像天上星光散射的一般。

我們走出大巷來，忽然奧國青年嘆了一口氣，雙目呆視着前面一團黑影。我問他爲

什麼不高興，他指着立在「星地」中的一個紀念像說：

『這是一位光榮的戰士啊！』

『他是什麼人呢？』我問：『大概是你們底一位大功臣，這是無疑的！』

他說：『是，』他底口音逐漸底下來，『一八六六年我國和意大利在亞德利亞海中沙島里海軍大戰中的勝利者啊！他就是歷史上很有名的戴格忒好夫將軍。』

『朋友，不要憂愁吧！』我說，『意大利還是你們底敵八嗎？』

『咳，奧國的戰士啊！』他似乎沒有聽見我底說話，『你爲什麼不再活過來呢？我們現在望不到海了！』

『朋友』，我推了推他說：『不要嘆氣，你們去看看德國吧！』

『不是的，』他聽見我提到德國，便立刻振起精神說：『我們和德國的合作是不成問題的，可是我們底問題是在意大利啊！』

我當時沒有別的感受，祇勾起在歷史上讀到我國春秋戰國時代的一種情緒。

(十八) 法國人

市政廳打着傍晚的鐘聲，西斜的陽光照射到碧綠的草地上，顯出兩個人影在走動。

『在暑假中』，她說：『我底父母都到波漢米去，我因為要預備在十月中考試，所以趕早回來。郭太太是我們底舊識，在那裏不料還能和你相見，真是巧極了』。

『那天，』我坐在草地上，斜看着她秋光洋溢中的睡態，於是發問：『在御花園中；你為什麼立刻走開呢？可是我們冒犯了你嗎？』

她把手指摘着地上的纖草，她底氣息靜下來，她朝我媚笑了一下。她於是聳了聳肩，拿摘下來的一枝野草，擲在地上說：『我不知道』。說罷，她立起身來，要我陪她從平民公園，走到皇城公園去。

『你知道陶爾菲斯夫人的消息嗎？』在路上她突然問了這一句。我沒有回答，她又換口氣接續下去：『她上意大利去了！』

『可是嗎？』我吃了一驚。

『爲什麼不呢？』她笑了笑說：『她還有一位法國人作伴哩。』

聽到法國人三字，突然使我更深深地吃驚不小，我說不出什麼話來。在甯靜的腦海中，我祇聽到我倆的步伐，我已失了在園中的一切知覺。我似乎從歌劇院後面走上了凱特納街，在我肩旁擦過一位女人，她一直走向咖啡店中去。我似乎還看見那「三色烟」的烟絲，飛過了她底頭髮。

（十九）力的表現

騎在馬上的兩個雄偉壯烈的銅像，觸動我久鈍的目光。我推着她底肩胛喊：『赫珥德啊，你們日耳曼民族性的表現，處處都和拉丁民族不同。這種雄糾糾氣昂昂的騎士銅像，在法國是很少的。我佩服他們有力的表現！』

『不錯』她很滿足地指着對面一個銅像說：『那便是歷史上最著名的戰士俞仁太子（Prinz Eugen）』

我們繞過新皇城到皇城公園。據赫珥德和我說，這奧國的皇城和羅馬的梵諦岡有相

彷彿的境界。我雖還沒有到過羅馬，但在紫金色的落日光芒中，處處都給我十分壯嚴和流麗的風色。

和普通的公園一般，在園中坐着特別多的是婦女，帶着她們底孩子在玩。近來爲了奧國經濟十分淒涼的緣故，公園中就充滿着不少失業的工人，向游客討錢。

我們都覺得有些沉悶起來，我就邀她去晚餐。

於是兩個人影仍舊走過騎士像的身旁，使我感覺到不少力的表現的情感，我們仍舊走向平民公園，直向着敲送晚鐘的市政廳來。

她底面容充滿了笑絲，胸部的綢衣，微微地在彈動。一盞市府公園門前的電燈忽然亮起來，她黃金色的頭髮：特別發出輝煌的光彩。腰上束着一條一寸組細的黑漆帶，在彈動着衣服上的綢痕裏，都使我感覺到有一種力的表現。

(二十) 匈牙利名榮

一座深顯中古典派作風的市政廳，現露在我們底面前。十一月十二日圓路上，擁擠

着不少的行人。赫珥德告訴我，市府廣場上的音樂，剛才告畢。

我們在電燈光衝散夜的黑暗中，推進市政廳靠右面的一扇門來。先在迴廊中我替她脫下了大衣，一位穿着禮服的侍者，很恭敬地邀我們走進一間食堂。

我想：維也納究竟是一個音樂化的城市，人們隨處都可以聽到悅耳的音節。我今天陪她到市政廳酒店來的目標，便是在滿足這種要求，因為我常聽見郭太太說，到這兒來吃晚飯，聽音樂是頂迷人的的一件事。

赫珥德表示十足的維也納女人，她替我點了幾道著名的維也納菜。她指着菜單上「個『古辣希』的名兒來問我：

『你喜歡吃麼？這是匈牙利的名菜：也許你很喜欢吧！』

『爲什麼？』我奇怪地問：

『大凡東方的人，喜歡吃辣的口味，至今匈牙利人還是這般！』

於是我們在音樂聲浪之中，呷着「維也納市酒」，它底口味十分芳烈，比了「奧大

「利酒，」又有不同的氣味。侍者送上一隻湯來，各人面前都放着一盤精巧的「小麵包」。她底麵包，格外飛上一朵紅雲，金黃色的髮絲，下垂到額前。

(二) 最笨的事

從她一層薄紅的酒意中，飛上幾個剛才在公園中見到的失業工人的影兒，我於是問

『你們這兒，共產黨想是很多的吧？也許很能生長！』

『唏』，她帶着幾分酒意說，『可惜人們都是有感情的動物，尤其大眾是一羣脫了韁的野馬！如果一位工人，祇要他能用理智來思索一下，他立刻會追仰過去有秩序的光榮和安定來』。

『然而』，我插入說，『你們現在的社會黨政府，究竟也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啊！像平民宿舍和食堂等，至少是你們皇朝時代不會夢想到的』。

『這些都是騙人的東西』，她漲得臉更紅了，『你不是看見過公園中的乞兒嗎？試問

嘴裏喊着社會主義的人們，對失業果真有辦法沒有？聽說蘇俄是沒有失業的，然而各處逃亡的白黨，男的替行人擦皮鞋，女的到歌舞場去賣笑，這不是寄生於它國的失業者嗎？他們祇像強盜一般，却奪了一個階級，把一個階級踢出去。被踢出去的人們，究竟犯了什麼罪？』

『最近蘇維埃政府』，她氣喘了一下，又接下去說，『積極獎勵人民作笑：然而全國的人民已成了一個階級的牛馬，他們連喘息都沒有，怎樣還能笑呢？他們不去增進人民自由的幸福，却去鼓勵人民常發笑，這真是世界上最笨的一件事！』她忽然笑了。

『維也納，恢復你十九世紀的笑吧！』我倆的酒杯都撞了一下。

（二）莫斯科工人

我們都痛飲了三杯，快活地結束了我倆底晚餐。我們底精神十分興奮，從繚繞的燈光中，又走上圓路去。走過平民公園時，裏面還發出美妙的樂聲。我於是想，在莫斯科的工人，也許還沒有聽這種音樂的權利哩！

歌劇院和白立士都大飯店隔着一條凱特納街對峙着，雖然在那裏的人們，分明表露出階級的不同，然而這便是人生！人生永遠不會水平的，在能力上表現出天然淘汰的公理。

我們浸入街上霓虹光的波流中，在約翰街頭昏昏沉沉地走下弗密娜去。

這分明是都市的黑夜，淫蕩的樂聲，迷鎖了我們底心懷，濃黑的啤酒，增長了我們底慾念。前面在走動着的女人，幾乎完全顯露出她們自然的祕密。一般坐着看的男女，他們嘻笑的神情，更增加了歌舞者的姿勢。

『所以，郭太太有一天和我說，單身漢這里去不得。』我在她耳畔輕輕地說了一句，她底面龐紅得有些發燒起來。她聽了我底話後，並不加以回答，祇點了點頭，向前面看着。

在熱烈和緊張的空氣中，樂聲轉了華爾姿的音調，一般被挑動出熱情的男女，擁抱着迷失在酒色的香氣中，她因為過飲酒的緣故，似乎有些倦態，催着我起身。忽然一位

男子，走上來和我招呼。同時他用着急促的聲調和我說：『不要走，我們細細談一回！』

(三) 一雙絲襪

『哈囉，好久不見了！』我終於認出「海軍割」的烟味來，『這位是赫珥德女士』。他們握了手，她忽然看着他底胸前笑了一笑。他沒有覺得什麼，祇和我說，今天是他臨別離也納的一晚。

『所以，啤酒都要潑到面上了』，我和他說。

他笑了，不匆不忙地，從小口袋中，取出一塊絲手巾來揩拭。赫珥德忍不住先笑起來，他才看到手中持着一雙女人的長統絲襪。他那時十分面紅，回過頭去。一位輕佻的半裸着肉體的女人，嘴裏啣着一根細長的紙煙，滿臉從細霧之中，露出絲絲的媚笑來。

『再見吧！』我推着他說。

在赫珥德聽到他是一個美國人以後，她忽然繃起眉來。我們一同搭着電車回家。郭太太和她底女兒早已睡了。靜悄悄地什麼也沒有驚動我倆底足聲。從呀的一聲門響，到

兩雙皮鞋脫落在地板上的聲音，在黑暗中迷失了兩間寢室中的夢魂。

(二四)在海王窟中

第二天我們到「奧國的凡爾塞」妙泉宮去。我們立在最高的光榮亭下，看着太陽照耀而反射出紫金色的離宮：一排排整齊的法國式樹林，隱蔽着那宮後的一泓「妙泉」。她因為太感到陽光的刺激，催我走下海王窟來。她靠着奇石疊成的峭壁上，叫我坐在一根天然巨粗的樹幹上。

『我講一段故事你聽吧。』她輕含着一絲笑意，張開她櫻紅的嘴唇，從樹葉空隙中透洩下一線陽光，照着她底眼睛，特別光亮起來。

『這故事的主人，也是一個美國人。』她繼續說。『可是同時使我想起昨夜的事蹟，起着不同的感觸。』

『大概前一百年的時候，美國人還不大到歐洲來遊歷哩，』她又搖着一枝小的樹枝說，『但是在維也納鼎盛時期，自然總也引起新大陸人的注意。據說那時有位美國少

年在維也納，有一天偶然到一處點心店去喝咖啡，嘗試那著名纖巧的點心。忽然一位下女，和他一見傾心，走上去特別和他親熱。那少年因為她可親。又因點心出色，所以常來光顧。不過那下女雖然愛慕他，因為了言語不通，所以始終沒有開口和他表示。隔數天，那下女仍舊望着少年的光臨，但是永遠不再看見他底影兒了。時光很快。那下女由青春到衰老，由下女到店主，始終沒有忘掉那美國少年，她立志不嫁。』她咳起嗽來，打斷了她底話頭。

(二五)一幕悲劇

『她就永遠不再和那少年見面了嗎？』我急於問。

『是的』，她笑着說時，似乎起着一種感慨，『直到她六十歲的那年，有一天看見一位老紳士從門外的馬車中走下來，還帶着一位幼小的孫兒。她的眼線，似乎告訴她一些甜的回憶。她親自到座位前殷勤招待，尤其她挑着精美的糖食，送到那小孩底嘴邊。小孩不懂她底話，祇望着他底祖父發呆。那位老紳士，儘是低着頭，吃着點心，絲毫沒

有非常的感覺。他們終於付了錢走出門去。當那小孩跨出門口回過頭來嫣然一笑時，她像感受了電氣的一般，走上去吻了一吻。於是沉靜地看着那得得的馬蹄走遠。」

『這正是一幕悲劇』！我在她說畢後，加以一句評語。

『然而，要是那位美國少年能理會她底內心呢？』她望着我說：『然而要是最後還能了解她底一點心思呢？』她底聲音漸漸低下去。

在暮色中葬送了我們兩人心理上各自的幻象。北風催着秋天老去，然而笑着的維也納人永遠不懂悲哀。他們又擁着向阿爾泊山去尋取笑料了。噲，永生的春啊！

一天天色剛才發白，一輛汽車從沙漫嶺再開下來，我又想起她昨天和我說的一句話：『要是人們永遠沒有遲疑，不便能減少許多悲劇的產生嗎？』然而那轆轤的火車聲。頃刻間衝散了我一切的亂想。阿爾泊山以及繞着城市的許多樹林漸漸後退，彷彿她手中飄蕩着的一條手巾，然而又使我憶憬着那晚美國人底一雙絲襪。

我底一切回憶，隨着一團團分散的煙絲，消失，幻滅。我把她今天的來信，擲入一隻購自維也納的匣子中去。

打開抽屜的時候，使我注意到一本過時的雜誌中一張殘頁。在這頁的廢紙上。載着一段日本作家有島武郎的歷史。

「有島氏生於西歷一八七八年，四歲進幼稚園。十六歲時，因他父親罷官棄產，貧無立權，遂寄養於外祖母家。二十六歲在農業學校畢業後，即負笈東渡，留學美國。三年後又游歷歐洲各國，在瑞士結識了一位年青的姑娘蒂爾迭，金髮燦爛，活潑可愛。……」

「他倆雖然萍水相逢，却一見如故，曾同遊覽，同晚餐，同習音樂，臨走時，蒂姑娘曾送他許多禮物，留作紀念。有島曾爲之在車中呻吟一日夜，未得入睡……」

「這蒂姑娘於有島別後，雖見面不過一星期，在她底腦膜上，已深深地嵌上了永久愛慕的戀影。他們通信，竟有十八年之久。……」

「有島返國後，任東北帝國大學教職，三十二歲結婚，生了三個孩子。不幸他底夫不久死了，他忽然又愛上了一個有夫之婦。因此，在愛河中左衝右突，最後竟跳不出這薄薄一層的籬膜，兩人一同自殺了。自從帶姑娘在歐洲聽到了他自殺的消息，曾寫信來要求送她一個孩子，自稱是他們母親一樣親愛的媽媽……。」

我於是倒在沙發中，重新抽出一枝煙來，留音機片開着晚安，維也納的歌曲，然而我想着瑞士的風情。

辣椒話

張若谷

門牌

「門牌」，是上海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件事，說牠是「消遣」也可，說它「工作」也並無不合之處。

洗牌的時候，等於天下大亂。堆起牌來，等於天下太平。每人各取一副牌後，便自然會發生一種組織和結構出來，分配不均，強勝弱，富欺貧，政治上形形色色的組織，社會中七類八倒的結構，都在「門牌」這一件玩意中，可以表現出來。

翻起一副牌來，分門別類，佈置妥當，其中如有二隻特別好牌，但是碰到用不着的時候，也只好放在打出之列。正好像是有少數的優秀人才，他們因為不合時勢的要求，也只好一生鬱鬱不得志，懷才不遇，忍氣吞聲，永遠做垃圾堆中的一件被棄的東西，成爲一切政黨組織中的剩餘東西而已。

「門牌」雖小事，但決不僅是一種「消遣」，的確是一種「工作」，而且可以說是「一種『學問』」，苦心研究政治或社會學的人們，在「門牌」的時候，即使不會贏錢，但至少可以領悟到做官做領袖的大道理。

所以，中國的要人，和上海的闊人，沒有一個不是喜歡「門牌」的。

二十二年三月一日

吃辣椒

我常常聽見老頭兒們，責備年輕人：輕浮，淺薄，無聊。又聽見他們慨乎長嘆着：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一切社會上不良的現狀，和一切罪惡，都要年輕人去「背十字架」。

老頭兒們常常說：『我們從前時代的人，是如何的忠厚，如何的高尚，如何的……今日呢』，搖搖頭，『人心大變！大變人心！』

我每次看見或者聽見這樣的譴責和教訓，我便會想起一個老人的故事來。

一個喜歡造假名而無真姓的老文人，三年前寫過幾篇罵某報的文章，說某報的批評家無聊，想吃些辣椒開開胃。這位老文人，深懂得「此一時，彼一時」的革命精神，搖身一變，變了姓又變了名，甚至連靈魂都變了，從前罵某報的，現在也居然廁身某報批評家之列，大吃其辣椒開開胃了。

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確千變萬化得快！不但年輕人要變，連老頭兒都要變了。這叫做：『人老心不老』，他真是所謂：『人心大變！大變人心！』連年輕人恐怕也要慨乎長嘆起來了。

三月二日

擁護

有人說：『我們要求言論自由』。

我說：『我是擁護言論不自由者』。

歷史告訴過你，也告訴過我，在每一個言論不自由的時代，會有某種新的文體產生出來，無論什麼事，愈是鉗制得厲害，愈是束縛得厲害，愈是壓迫的厲害，其要求自由

的反抗精神自然也更有力量。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爲了劉煜生案，發表宣言，表示其嚴重的抗爭，這便是中華民國：要求政府保障言論自由的一件最近事實。

惟其言論不自由，纔有好文章做出來，所謂「冷嘲」，「諷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負言論責任的文體，在壓迫鉗制之下，都應運產生出來了。

若使言論自由了，上海灘上的小報，和論語之類的東西，不是都要斂聲絕跡於黃浦江畔嗎？爲此我們要擁護言論不自由！

三月三日

不痛快

中國人對於財色兩件事，都犯着不痛快的毛病：對於錢財，喜歡貪小利，對於女色，則不肯公開。

爲了愛貪小利，愛佔小便宜，便生出瀆職，受賄，侵佔，舞弊種種的流弊：爲了不肯公開，於是乎偷偷摸摸的祕密勾當，和曖昧的事件，在社會上終是層出不窮。

在中國，即使家擁有百萬財產，在男女兩性方面，總是一個不痛快。西洋人和近代人盛行的離婚案件，在中國人看來，雖覺得是迹近滑稽兒戲，而且離婚也還有許多弊端，但至少可以使貌合神離的男女，感到一種爽絕痛快。

中國有財有勢的人，一夫數妻，金屋藏嬌，爲了怕受社會的制裁，不得不做出許多滑稽的局面。種種畸形變態的生活，無論是怎樣的享樂，怎樣的風流，一個男人替許多女人背十字架，總是一百個不痛快。

愛貪小利，愛佔便宜，以及喜歡做曖昧勾當的人，精神上永遠不會有感到痛快的一天。

三月五日

悲 憤

在我們的憶回中，正在悲哀地懷念着去年今日，十九路軍那痛苦的羞愧的恥辱的「總退却」，在我們眼前，突然又看到承德失陷，我軍「總退却」的觸目驚心的電訊，凡屬中華民族，那一個不要噴出悲憤的血淚來呢？

熱河主席湯玉麟，不戰棄地捲逃的消息，業已證實，民衆對湯的切齒，華北當局，激怒將嚴懲失責的熱軍將領，國聯我三代表憤然辭職，全國朝野驚駭憤懣，街頭巷尾。那一個市民不在痛罵不抵抗的當局和將領呢？

但是徒乘一時愛國熱情的衝動，空是切齒痛罵，憤懣激怒，若使沒有朝野一致挺身而解救危難的集團行動，即使甚至於噴射出血與火來，有什麼用處呢？

酸辣的熱情，羞恥的眼淚，沸騰的心血，燃燒的怒火，這一切刹那的衝動和爆裂，是抵抗不住我們的殘暴敵人，也更不足以激動沒有人心的叛將和內奸。熱河失陷，不幸已成爲事實，空是痛心哭罵有什麼用呢？

目前已到了危亡最後的片刻，募捐救國，慰勞抗敵……種種有名無實的愛國運動，都是沒有用了。與其紙上談兵，不如直接行動，空言無補於事，我們還是節制我們悲憤的感情，含羞忍辱，待時發揮我們的伙伴精神和毅勇的力量罷！ 三月六日

辛災樂禍

中華民族，有一種非改不可的卑劣心理，使是「幸災樂禍。」

幾個人聚在一起，無論是討論國家大事，或者在茶後酒餘，指東話西，談論些似乎無關緊要的瑣屑事件，大家總喜歡站在旁觀者的地位，用着冷笑的口吻，發揮着自己不甚高明的意見，比如聽見敵國有了天災，便沾沾自喜，一方面在說着「活該」「大快人心」一類的話，另一方面更巴不得祈求蒼天，多降些災殃，這種喜歡打落水狗的精神，隨時隨地，可以表現出來。

站在敵對的地位，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這是很正當的，而且應該表現的一種精神，若使我們遇見了敵人，因為怕他的強橫而便屈服，弱者為強者所威脅，不敢去反抗，去報仇，甚至為了要保存殘餘的生命，不惜卑劣地委曲求全。一朝聽見敵人遭了天災，却又志高氣揚說着一時痛快人心的話，這難道是偉大民族的精神嗎？

有志氣的人，決不忍心去打落水狗。有大國風度的國民，也決不應該有「幸災樂禍」的卑劣心理。可是，若使在戰場上遇見了強暴無理的敵人，我們非把我們自己全部生

命力量去抵抗不可！視死如歸的伙伴精神，在戰鬥的時候，應該十足地表現出來！

要表現伙伴精神，第一件事必要把「幸災樂禍」的心理，一脚踢出中華民族的疆域。

三月七日

一舉兩得

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個個都是先知先覺的聰明人，做起事來，大家喜歡一勞永逸，尤其欲做「一舉兩得」的便宜事情。

所謂「一舉兩得」，便是名利雙收。

利，便是人人欲得的錢財，名利場中，若使只有名，沒有利，便不成其為商場，為都市，為世界了。

誰人不愛錢？那個商人不求利？只要錢財先到手，再求名譽不嫌遲。這是做現代人的一條天機。

徒擁清高空名，兩袖清風，痛罵金錢萬惡，不但阿堵物要望而畏避，社會人士也必

目之爲瘋狂怪物。

在名利場中，若不求名求利，請問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追求呢？

於是乎，「既飽眼福，復結善緣」的游藝，「既救災黎，復邀幸運」的獎金，種種「舉兩得」的慈善事業，自然而然都要風起雲湧起來了。

大中華民國的大國民，畢竟都是聰明人。

惡癖

「文人無行」久爲一般人所詬病。

所謂「無行」，並不一定是指不規則或不道德的行爲，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惡劣行爲，也都包括在內。

只要是人，誰都容易沾染不良的習慣，特別是文人，因爲專心文字著作的緣故，在日常生活方面，自然免不了有怪異的舉動。而且，或者也因爲工作勞苦的緣故，十人中人九人是染着不良嗜好，最普通的，是喜歡服用刺激神經的興奮劑，捲煙與咖啡，是成爲

現代文人流行的嗜好品了。

現代的日本文人，除了抽煙喝咖啡之外，各人都犯着各式各樣的怪奇惡癖。如前田河廣一郎愛酒若命，醉後嘔嘔不休，谷崎潤一郎愛嗅女人的體臭和女人的痰涕，今東光喜歡自炫學問，宣傳自己：金子洋文喜舐嘴唇：細田源吉喜作猥談，朝食後熟睡二小時：宮地嘉六愛用指甲搔頭髮：宇野浩二醺醉後侮慢侍妓：林房雄有姦通癖：山本有三乘電車時喜橫膝斜坐，勝本清一郎談話時喜用拇指挖鼻孔。形形色色，不勝枚舉。

日本現代文人所犯的惡癖，正和中國舊時文人辜鴻銘喜嗅女人金蓮同樣的可厭，我要求現代中國有爲的青年，不但是文人，都要保持着健全的精神，切勿借了「文人無行」的幌子，再犯着和日本文人同樣可詬病的惡癖。

三月九日

娛樂

在國難的時期，常常可以看見許多關於非難娛樂的文章，或者聽見咒罵娛樂的憤語。

我要提出一個問題：「娛樂是一件罪惡嗎？」

做小孩子的時候，誰不喜歡遊戲娛樂？到了成年以後，在謀生辛苦之餘，尋求娛樂，以調劑這勞苦的人生，我想也沒有可以攻擊指摘的地方吧！

偶在舊篋中，檢得亡友陳趾青的遺稿壓抑後的發洩，其中有這樣可喜的句子：

『在困苦掙扎生活狀態下的人們，每天用他們的血汗謀一點糊口的進益，沒有工夫去尋精神身體的安慰。到了星期假日。把積蓄起來維持生活的剩餘，去圖一個短時期的快樂。可以在生活壓抑後有種正當的安慰和娛樂，可以解放精神身體的苦惱，可以激發他們因生活壓抑而深藏着的至情。』

流血出汗絞腦汁的八們，在做了辛苦工作之餘，去尋正當在娛樂……所謂正當娛樂，以不消耗精神，不使戕害健康者為條件，確是一種應當享受的利益。

不感到身心疲勞的人們，儘可以自己不去參加娛樂，但也無須得非難娛樂，咒罵娛樂。

從事正當娛樂的人，儘管公開地去受業餘後的安慰和快樂，但切勿要借着「娛樂不忘救國」的幌子，來騙人騙自己！

三月十一日

盟約

童年時，我看過一本舊小說，叫做夢中五美緣。

那本小說中，敍着一個好色之徒叫鄭一恆的，看中了金御史的女兒翠娟小姐，他聽了好友計巧的獻計，糾集了幾個潑皮，楊熟鐵，孫皮纏，獺蝦蟆張三，餓皮虱子李四，設計去想把翠娟小姐奪來成親。

六個人沒有動手之前，先把香案排下，鄭一恆跪倒讀着盟約道：

「蓋聞朋友居五倫之首，同人列大易之先，結盟之事，非一朝一夕矣。故劉備關張，盛稱桃園之義；鮑叔管仲，共傳分金之美，如此之人，余甚喜焉。吾等六人雖是異姓，實同一家。今者計巧等爲一恆謀好迷之匹配，成夫婦之齊眉，共起狼心，同入虎穴。事成之後，倘有不測，一恆或連累五人，活時則七十樣橫死不免，死後則十八層地獄難

逃。天理不容，王法不赦。竭誠此盟，敢昭告於皇天后帝也。」

在現代人眼光看來，上面這一篇盟約，真可以算是又酸又俗，又腐又庸，又不通的東西。

但是，想到今日的世界，舉凡一切什麼「國際聯盟」，「非戰公約」，「互不侵犯條約」以及其他種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條約，和潑皮們的結盟有什麼兩樣？種種巧立名目的條約，請問那一種不是又酸又俗，又腐又庸，又不通的東西？可惜這一道天機早給日本人看穿了，只有我們中華民族，還老是信任着「竭誠以盟」的盟約。我不佩服日本人的滑刁聰明，我只是讚美中國人的忠厚老實！

三月十二日

航空捐

上海是一個世界的大商埠，有商業天才的中國同胞，都集中在上海。上海靠了中外商業經濟的流通，經過了八十多年的發展，才造成今日這樣一個繁榮的大都市。商人是上海大都市的「元素」。

上海的商人常居社會上最重要的地位，這是必然的現象。因為商人在上海不但可以操縱經濟權，而且還可以輔助國家政治，在上海住久了的人，都知道商業的重要，無論誰若在商業方面不學一點才能，不容易在上海灘上立足。

商人都有一套「生財有道」的本領，若使叫商人做起救國工作來，自然也會想出「救國有道」的方法。熱心的愛國志士，無能做什麼愛國工作，最好莫忘却請教「生財有道」的商人做顧問，或者做發起人。

救國之道甚多，募捐救國，亦其一也。募捐的方式更是花樣繁多，最時髦的是「航空募捐」。

熱心擔任募捐的人員，若使能夠發揮出商人的本領，不用憂慮捐不足整數款項來買一架飛機。我敢預言，照目前上海市民這樣的踴躍輸將，上海市民捐贈的飛機，在最近的將來，一定可以結隊飛滿上海的天空。

我們伸長頭頸，渴望着上海市民第一號飛機，飛到上海來！ 三月十四日

歌女救國

某市有發起救國游藝會者，在會場中，由雄辯家致完了激昂慷慨的演說詞後，到場的歌女，都自紛紛自告奮勇，從手提袋裏，拿出洋鈔鈔票來。充作救國捐金。旁觀的游客，雖早讀見了「場內並不募捐」的通告，但是因為眼見「歌女尙知愛國」，便生出「我輩豈甘後人」的意識，不禁激發天良，忍痛踴躍輸將。

某滑稽者說，「主事該會的帳房先生，若使聰明一點，他大可以利用游客愛國的心理，把一束花花綠綠的鈔票臨時出借給歌女們，叫她們「表現」一次，那麼捐款的收入，必更大有可觀哩！」

最近，南京市又有歌女抗日救國會的義舉。有人批評，「以歌女而亦知愛國，當然同情。」不過他還要求：「歌女不言抗日救國則已，若欲自附於抗日救國之林，除立罷其歌場聲色之業務外，無以促醒走馬王孫醉生夢死之昏瞶。」

我對於這樣「想情願的論調，有兩種感想：第一，歌女也是女國民的一份子，以女

國民來從事救國工作，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地方？第二，若使承認賣唱是歌女自食其力的一種業務，為什麼一定要她們罷業而後才可以「附於抗日救國之林」呢？

我只希望，歌女愛國，完全出於自動，不要給投機者利用了去，她們能盡責任已夠了，其餘的都是廢話！

姓張的

中國有多少姓張的人，沒有人做過統計，無從報出數目來。

若使「張三李四」這一句成語，是指姓張的居中國人口十分之三或百分之三的話，那麼，在四萬萬中國人中，姓張的有一萬萬一千萬人；或至少也有一千二百萬人姓張的，說起姓張的，真是誰個不知，那個不曉。

據考據家說：第一個姓張的，是太古黃帝第三個兒子，他是人類戰器弓矢的第一個發明家。

在歷代名人傳中，姓張的真是數不勝數，名將功臣，亂臣賊子，姓張的都有份。不

過大家都容易記得張邦昌和張獻忠一流的人物，而記不起張飛和張良的。

譬如這幾天的報紙上，大家都正熱鬧着替「九一八」中心人物，以不抵抗主義而出名的張學良，做着起居注。大家却忘記了「一二八」中抱抵抗主義的張治中，同樣姓張的，也有幸和不幸的運命。

不是因為我自家姓了張，要替姓張的揚眉吐氣，在事實上，姓張的或者因為人數剩餘了不值錢，但至少在今日，走幸運的姓張的還是數不勝數。要人名人和聞人的名錄中，終缺少不了姓張的。上至世界聞名，他姓不得僭越的龍虎山上的張天師，下至小工藝中有獨姓專賣權的杭州剪刀店張小泉。其他，若政治界，實業界，文藝界，銀行界，新聞界，商界，電影界，法律界，醫藥界，警務界，都有我們姓張的名人，若使要把姓張的大亨闊人，開起名單來，決非這一塊叢腐乾般的地位所容納得下的吓！

三月十六日

美男子

據說，中委張靜江的女公子張荔英將和前任外交部長陳友仁結婚的時候，張小姐徵求她父母的同意。

張靜江說：『陳先生快要四十多歲的人了，你難道肯和他結婚嗎？』

張小姐說：『年紀大算什麼？他是天下第一美男子。』

『我看見過他的，他那裏夠得上美男子的資格呢？』

『哼，難道臉子生得好就算美嗎？中國人講究美，祇知道臉兒塗得白，髮兒刷得光，衣服穿得漂亮，這種美不是含有翻戲黨拆白黨的美的意味嗎？陳先生的美，絕對不在他臉部外表，而在他生活習慣。他一不抽煙，二不打牌，三不嫖妓。無論那種壞習慣，惡嗜好，他絲毫都沒有濡染。這種男子，不是天下第一美男子嗎？』（見上海週報）

張荔英女士對於美男子的標準，是代表現代青年男女們所提倡的「健而美」。

所謂「健而美」，便是要求無論男人或女人，都要有一個健全的身體，和一副健全的精神。

張女士的擇夫條件，不是值得摩登小姐們作爲模範的嗎？

三月十八日

往者已矣

頃承前時事新報青光主筆王夫凡先生，惠贈近譯短篇小說集往者已矣（黎明書局出版）開宗明義第一篇，是現任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作品。

這一位震懾世界的意大利棒喝黨的首領，在他從事攘奪政權想做政治上「狄克推多」的時候，居然有提筆做小說的雅興，真如譯者所說的，到是值得介紹的事。

往者已矣這篇小說的篇幅並不冗長，故事的內容也很簡單，大致說一個獨身的男人，從銀行公事房裏出來的時候，看見一個友人跳樓自殺，他在死者手中，偷取了一張紙，他便利用機會去訪候那個美麗的孀婦，放縱地淫亂一下，那個男主人公，後來發現第一個祕密，知道孀婦不但對她已死了的丈夫不忠實，而且還欺騙了他，她另外有一個情人。天外飛來的多角戀愛的變化啊，三角戀愛變成了四角戀愛！這個魔鬼似凶殘的男

人便把搜獲的證據，去要挾警告那個不忠實的嫖婦，嫖婦雖啜泣聲明沒有欺騙，但他對她說：「據實告訴我吧，這是預備寬恕你的。在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往者已矣，一個女子欺騙她的丈夫與情人是近代風行的勾當。……」他從此便和那個孤嫖，斷絕來往。

這篇小說的內容，表面看來，似乎是一種跡近懺悔式的作品：在骨子裏，却是在諷刺宗教家的贖罪。若用純粹文學的眼光去觀察，這篇小說雖不是上乘的作品，但是這位世界怪傑墨索里尼粗暴的性格，和恢自信果敢的精神，在往者已矣中，是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了。

三月二十日

新推背圖

在水門汀人行道上，常有小販出賣推背圖。據說：在這一本奇書裏，有關於中國未來的各式各樣的預言。

在熱河沒有失陷以前，報紙上早已看見「熱河危急」巨大的標題，這幾天，又有「熱

「河失守，平津危急」斗大字的預言廣告了。我真佩服這般慈善家們都有灼然先見之明。大概劉伯溫的子孫，現在都在辦理慈善事業了。

在一幅勸募捐款的廣告篇幅中，收捐處的銀行行名，和各種主任的銜名，却佔去了一半。足見辦理慈善事業者，正不乏愛國熱心的商行和志士。這種最新式的廣告，其所收効力一定大有可觀。

在此軍事時期，當局者爲了要保守機密和安定人心的緣故，已設立了檢查新聞和廣告的機關，他們克守厥職，常在新聞欄中「開天窗」或者排□□□陣圖。但是對於「新推背」式的廣告，却始終從沒有加以取締。劉伯溫的子孫，畢竟都是個個深通天機玄道的不凡人物。

我勸書店老闆們，在新出版的「劉伯溫燒餅歌」上，尤可以招登「熱河失守平津危急」一類慈善募捐的廣告。

三月二十一日

關於婆漢迷

張若谷

答謝同業作家

最近看見在某種定期刊物上，登載着這樣一段記事：

魯迅，郁達夫，洪深，茅盾等二十餘人，談到上海的著作界。

有人告訴田漢，說大晚報的婆漢迷，張若谷在那裏面大寫他的文壇印象記，特別寫得詳細的是田漢和南國社。

田漢說，張氏瞎編了一大長篇，可以說是無恥之至。

於是闔座談鋒，都轉到張若谷及其一羣。

魯迅翁於是提議，把張若谷的大名改朱如空，聽者均大笑。

茅盾又提議，這一批所謂文人，無以名其派，暫名為「禮拜五」。

大家一致通過婆漢迷被宣判爲今日文藝之「下下作」……（以上均錄原文，其餘因

不涉及婆漢迷恕不照錄。）

這篇記事標題是：上海文人「禮拜五派」我看見這一張刊物，是由某書局的夥計告訴我的，我得知在大晚報上連載的婆漢迷，居然也會引起諸位同業作家們的注意，未始不是一件可以引為榮幸的事。而且在歡笑聲中，獲得大家一致通過的宣判，在我更覺得應當表示感謝的。如今，我用婆漢迷作者張若谷個人的名義，根據那篇記事文，用書面來答謝田漢，魯迅，茅盾三位同業的作家。

田漢同志請了：

我逐日在大晚報上發表的那篇婆漢迷，請問同志：自己看過了沒有？雖則有人說：「張若谷在那裏面大寫他的文壇印象記。」但是，同志若使買一份這半年來隨便那一天的大晚報，一定可以看見在婆漢迷的標題上，只印着「儒林新史」四個字，却從沒有「文壇印象記」的字樣。那個告訴人說我在婆漢迷中，寫「文壇印象記」，我不承認，除非請他說出「文壇印象記」便是等於「儒林新史」的理由來，否則我認為那完全是「

「瞎編」出來的無稽之談。

雖則我並不知道告訴人是誰，我不能指出他的姓名，叫他出來說明理由。我對於這個人，却也不願意把「無恥」的字樣，和他的姓名連在一起。因為或許這也是一個有品行有地位和有名譽的作家，在我沒有知道他的姓名以前，我不願意說一句毫無意義的廢話。

田同志，你說我是「無恥之至」你所以要這樣嚴厲地譴責我，其理由無非是：

「張氏所寫的日本X作家底談話，事實上只有五六句，張氏却「瞎編」了一大長篇。」

請問有過多年文學創作經驗的田同志：文學創作和新聞記事，是否是同一性質的作品，還是各有他的區域？我的婆漢迷，你必知道原來是文學作品，並非是記事。雖則已蒙和你志同道合的同志們，一致通過，宣判爲「今日文藝之下下作。」至少，是不會錯認作談話的實記了吧？一個作家，在他的作品中，難道是沒有憑他想像寫人物事地的權利嗎？若使你要作者在執筆寫文學作品時，取締他發揮他的自由想像力，否則便說是「無

恥之至」。請問同志：你有什麼權利干涉他人自由創作？你憑藉了什麼權力，可以隨便對人說出那樣沒有禮貌的說話？

退一步說起來，我不否認婆漢迷是「瞎編」的作品。我決不抵賴，因為我在婆漢迷的標題之下，寫明「張若谷造」的字樣。「造」字便表示「創造」或者「編造」。在作者本人，只知忠於自己創「造」的工作，在理解作品的人看來，認為「事實」也好，「瞎編」也好，作者不能強以個人的意見為大眾的意見。但是無論那一個作家，祇肯受讀者在文學批評以內的指摘或責備。但決不欲聽越出批評範圍以外的話，更不願意聽到無理的和惡意的罵人的話。

這一條最低限度的條件，凡是文學作家都必須具備的，所謂作家自身品位的高下，也便在這一點上分別出來。田同志，你是素來欽佩的作家之一，若使某刊物上所登載的記事，沒有傳聞失實的地方，我不但要動搖對於你的信任，同時却覺得在我們私人的友誼間，發生了這一條裂痕，實有無限的惋惜。

魯迅翁請了：

這是我第一次用第一和第二者的稱呼，在文字上和你相見，在初次通信式的文字上，祇爲了一件小小的事，而且是在有些不愉快的情況之下寫成的，真是惶恐之至。我謹用尊敬長者的禮貌，先向你老人家，告一個少年無知之罪。

在年齡上，學問上，品格上，地位上，名譽上，人情世故的經驗上，自知我是遠不能及你老人家，所以你老人家的一切行爲，言論和作品，只要可以做我們後生模範的，雖要我執師生之禮，我也是極願意的。只要賢明的師長，不以爲朽木不可雕，我張若谷永遠是「虛懷若谷」的。

張若谷這三個字的姓名，和我發生關係，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了，雖則姓名只是一種符號，但我却是一個俗人，不願意輕易把自己的姓改換，因爲我的父親和祖宗都姓張，我沒有入贅做他姓人家的女婿，我也不願意故作乖行，或者把母親的姓，做我的姓；雖則我有學名，也有筆名，但姓氏却不願意隨便改換。若使有人欲把我寫在文學作

品中，隨便造一個姓名，（便像田漢同志在上海中所用的李如山）我並不反對。但在普通日常生活中，若有人欲替我改姓換名，請他不必多此一舉！

你老人家提議要把張若谷改朱如空，在你無非是要博人家的一笑，我是無法提出抗議，因為你老人家說這句話的時候，我並不在場。但是我有權利要求你，除了你寫文學作品之外，不得替我改姓換名。根本，你老人家只有可以教訓或提攜後進的資格，但請勿把年輕人的姓名，隨便開玩笑，以保持溫厚長者的態度！

一個人只有自己改姓換名的自由權利，你老人家不用你祖宗的姓，換了一母姓，或者另一個不相干的姓，當做假姓名也得，當做化名，筆名也得，你自己歡喜怎樣，便由你自己改換好了。我奉勸你老人家，還是好好用每天的寶貴的時間，多做一些文學的工作罷？何必要和後生們來開玩笑呢？

我對於老年先進的作家，一律表示尊敬。我希望他們肯指導提攜後生。我怕見老年人擺出長輩的空架子，而反做出有志青年所不屑為的那樣無理取鬧的行為。至少在我個

人，我將來活到你老人家同樣年齡可以稱翁的時候，我決不會依老賣老去欺侮年輕人，這一點，想必可得你老人家同情的吧？

婆漢迷原不是你老人家所佩服的一部作品，因為作者不是跟在你老人家後面踏着你的影子的人。我在執筆寫婆漢迷的時候，却也不會想着是要給你老人家看的，你不佩服，你儘可以不看。你老人家若使對於張若谷這三個字，有什麼不愉快的感覺或印象，你儘可以「翁」的資格，付之一笑，或者付之一噓，老年人何必再要多管閒事，專門和年輕人開玩笑呢？

年輕人是容易開口得罪人的，想你老人家一定是有涵養的寬量，在這篇文字裏，如有開罪你老人家的地方，千萬請你原諒我的少年無知吧。

茅盾仁兄足下：

足下在三月九日致美樓宴會上，提議：「這一批所謂文人，暫名為禮拜五」派，幸得魯迅，郁達夫，洪深等二十餘人，「一致通過。」

在你提案中所謂「這一批文人」，不消說得那天致美樓筵席上的你們「那一批文人」，是不在其內的。所謂這一批文人是誰，你沒有指出姓名來，也沒有報出人數來，或是記事人的一時疏忽，沒有記出來。但讀上文，有「圍座談鋒，都轉到張若谷及其一羣。」字句，可見我張若谷，是「這一批文人」中的一份子，我以個人的名義，向足下提出抗議。

你的提案理由，是：「這一批文人，有禮拜六派的無聊，文章却沒有禮拜六派的好，無以名其派，暫名為禮拜五。」

我先向你提出幾個問題，請足下一一說明回答。

(一) 禮拜六派是指那一批文人？

(二) 禮拜六派文人的代表是誰？

(三) 什麼叫做無聊？

(四) 無聊是指作者，還是指稱作品？

(五)那一篇文章沒有禮拜六派的好？

(六)足下憑了什麼資格提出這個議案。

(七)誰要求你題取派名？

(八)禮拜五作何解釋？

我想足下提出這個議案，若不是在酒酣耳熱吃得醉醺醺的當兒若不一種酒後的戲謔，必定是胸有成竹而後發言的。一定有許多高明的見解，可惜那個記事人沒有當場筆錄下來，所以我雖則受着了你們那「一批文人」非法「通過」和「宣判」，還是不知道足下和你們那「一批文人」，究竟在做什麼把戲。

若使足下肯負說話的責任，那末，我要請你用書面來發表關於你那個提案的高見。同時，還請把上面幾條問題，一一加以說明解釋。

若是足下承認是出於一時的戲謔，所說的話，完全是無稽之談，或者是表現文人相輕的精神。我決不再予以追究。

至於你們宣判婆漢迷爲今日文藝之「下下作」，我卻決不提出抗議。因爲世界上善與惡，日與夜，光明與黑暗，上上下下，終是相對共同存在的。在一方面認爲下下的，自也有另一方面認爲上上的。你們那一批文人，既已宣判婆漢迷爲下下作，同時也一定會選舉出今日文藝之「上上作」，可惜你們還沒有把「上上作」公布出來，不得拜讀爲憾。

三月三十日

時事新報

編制與內容之種種

時事新報——活潑顯豁的編輯

本報審察時勢之需求，顯全閱者之福利，所以編輯力求顯豁，雖全報包羅萬象，而提綱挈領，一目了然，無掛漏之虞，披覽全報，但覺精神瀟灑，活潑精神。

時事新報——光芒四射的評論

本報之評論，正氣磅礴，犀利絕倫，披覽全報，但覺精神瀟灑，活潑精神。

時事新報——專家編輯的刊物

本報為適應普通常識，研究專門學術起見，特約專家，編譯各種刊物，分「特刊」與「週刊」兩種，俱係極有價值之名貴作品，每日增換，周而復始，茲將各種名稱，分列如次：

發行日期	特刊名稱	週刊名稱	附註
星期一	捲菸	電影	(特刊) 隨正張發行，不論外埠，本報，皆得閱讀。 (週刊) 祇限本埠，面發行，外埠須另加報費。
星期二	現代家政	兒童	
星期三	建築	攝影	
星期四	銀行與信託	國貨	
星期五	新醫與社會	飲食	
星期六	科學	馬達世界	電學世界
星期日	星期學燈	電學世界	

社會對本報之信仰力，有下列三點，可以知之：

發生大事變之時：必先看看時事新報，如何紀述！

發生大問題之時：必先問問時事新報，如何意見！

發生大困難之時：必先請時事新報，主持公道！

此種觀念，已普遍潛伏於全國民衆之心頭，真以本報為唯一之信條，代表民意，作民衆之喉舌，是以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可以致之，故一二八日寇犯滬，本報每日銷行二十五萬份，開報界銷數之新紀錄，而本報又以服務社會為唯一之信條，代表民意，作民衆之喉舌，是以不僅時局變化之際，一時盛行，平日銷數，亦日有遞增，蓋社會名界，早已認識本報之價值地位矣。



國家多事之秋

人人必讀國人自辦之

英文

大陸報

本埠

外埠

定價

全年	二十四元	三十元
半年	十一元	十五元
三月	七元五角	九元
一月	二元五角	三元

學生須由學校證明另有優待辦法

大陸報館

上海四川路三十六號

電話一五四二一六

The China Press

大晚報

消息最靈通

言論最公正

編輯最新穎

本埠銷數六萬份以上

廣告效力最宏

地址 四川路三十六號

電話 一四五一至一四五六號

辣 椒 與 橄 欖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時事新報 大陸報
四社出版部

大晚報 申時電訊社

發行人

上海山東路
張竹平

第一六二號

發行所

上海山東路
四社出版部

第一六二號

印刷者

人文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五號初版

